



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中，病毒是那么的凶猛，每个人都在其中，虽然焦虑和惊恐一时曾让人们无所适从，但在抗疫期间，再次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同时又看到了各行各业的中国人散发出的光芒。人间有大爱，真情永远在。这一幕幕记忆怎能忘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感动万分，仍然触动着我的每一根神经。

那天深夜，刚刚入睡。我被一声“嗒”的清脆手机提示音唤醒。翻开手机，屏上跳出了“永远的战士”。发送信息的人是我在原总后勤部的战友——第四军医大学政治部的“笔杆子”王坤。打开他发来的这份 word 文档，我

被一封封到武汉抗疫的“请战书”深深吸引了。“院长，我是党员，呼吸科医生，没有理由不去武汉！”57岁的胸科医院院长，退役军人吴昌归教授掷地有声。“院长，我是曾经的军人，疫情就是命令，我上！”心脏病医院院长，原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唐都医院心内科主任王海昌教授请求奔赴抗疫最前线。在他的带领下，心脏病医院已收到了100多份请战书。“大疫当前，我们愿为抗疫贡献一份力量。”在这位有着30年军龄的退役军人薛妍的带领下，肿瘤医院20名优秀医护人员组成团队集体请战。“这个时候，我不上谁上！”曾参加抗击“非典”的消化病医院的李一鸣医生十分自信地表示“我有经验，

永远的战士

□ 赵安华

我先上”。“国家有难，这个时候我们肯定要站出来！”“无论生死，义无反顾。”……一份份慎重写下自己名字的请战书，一枚枚按下自己手印的生死状，是王坤战友退出现役后，转战到的新岗位——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的医生们，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面对党和人民的召唤，写下的铮铮誓言。这所由退役军人为主要骨干组成的医院，共有218名医护人员奔赴武汉，奋战在抗疫第一线。也许他是感动，也许是抑制不住，我至今也没有弄清久疏联系的王坤战友给我发来这份文档的用意。很多天来，我时刻都被这份文档感动着，思绪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那些战友，他们在武汉前线的一举一动深深地牵动着我的每一根神经。当年和战友们在战斗岁月中的那些往事历历在目。今天，我真为这些仍然奋战在卫生战线上的战友们感到自豪，为自己当年的一段经历而惭愧。30多年前，刚当兵那会儿，新兵下连时，面临着分配什么兵种，大家都比较在意。最初我被分配到后勤部当卫生员，为此事，我和部队首长还闹了好大的情绪。那时的我，对当兵“当个卫生员”是有偏见的，总认为卫

生员不是兵，不像个战士。我出来当兵的初衷和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当英雄，一心想学真本事，练就一身好武功去打仗，天天梦想做一个标准的战士，哪一天能到战场上和敌人真刀真枪地拼个你死我活。我踌躇满志抱着很大希望来当兵，最后当个卫生员，当然心有不甘。最后这个事情闹到师后勤部长那里，我才如愿。我也因不愿当卫生员，非要到步兵战斗连队，造成了很多人的不解。这个事情的发生，与我当年对战士的理解发生偏差有很大关系，不然也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然而，缘分就是这样，往往使你意想不到。对我这样一个满腔热血想当英雄的人来说，到军事指挥院校上大学，那是自然不过的事了，可军校毕业后偏偏又来到了解放军总医院和当时的总后勤部工作。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军事本领，最后与所从事的工作一点也不相关，多少有点遗憾，但这时的我，已没有了刚当兵时的冲动和稚气，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的警训时刻铭记于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对战士的含义有了真正的理解。加之后来经历的一些事，使我的灵魂深处对后勤战线上的战士们更加的崇敬和热爱。尤其是对军队医务人员，他们的工作战场虽然没有硝烟、没有战火、没有刀光剑影，但敌人更凶险，更具有隐蔽

性，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病魔战斗，从病魔手中夺回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幸福家庭，一片片灿烂阳光。没有他们的负重前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特别是在2003年，在与那场“非典”的斗争中，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团结一心。在最关键的时刻，为争取抗击“非典”的全面胜利，党中央决定由军队担负起战“疫”的最重要使命。无数个战士视死如归，他们不讲条件，冲在危险的最前线。最难忘的是他们奔赴小汤山的情景，时任白求恩医学院院长张雁灵，临危受命到小汤山非典医院任院长兼党委书记，从接到通知到上任，他仅用了两个半小时。来不及与家人、与亲友告别，就带领汇集了军队医疗系统呼吸、传染病专业的精兵强将千余人赶到小汤山，圆满完成了抗击“非典”救护人民的重任。那一批曾经奋战在小汤山的战友们，在“保卫武汉”这场战“疫”中，我们又见到了他们的身影。更可贵的是他们当年在抗击疫情中留下的可歌可泣的宝贵精神和积累的经验财富，今天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看到武汉天河机场，一架架战机从四面八方飞来，战友们，在国家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投入到这场特殊的战斗中。他们一批又一批地从这里奔赴

疫区的各个医院、医疗点，到任务最重、最危险的地方，当鲜花和笑容绽放的时刻，他们又默默地离开。谁没有家，谁不留恋亲情，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既然选择了做一名战士，就时刻准备去牺牲。虽然，我离开军队已有20多年，但对战士的理解，被战友们用实际行动不断地升华和丰富。军人这个职业，注定了就是战士。战士就应为正义事业、正义战争而战斗，意味着忘我、奉献，流血、牺牲。这是一个怎样的战斗集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只要穿过一天军装，受过一天训练，身上的烙印永远也抹不去、挥不掉，无论到何时，无论在何地，本色依然不褪，只要祖国需要，不管今天我穿着军装，还是脱下军装，永远是一名军人，冲在最前线一定“有我”。如今在战“疫”的前线，怎能没有他们的身影，哪怕他们已经不再年轻，退出了现役，但那腔热血依然满腔，忠诚永远写在心中。他们有的奋战在一线，有的虽然不能直接参与到救治护理的工作中，但仍然在战斗！在战“疫”过程中，我们看到，一支支特殊的“后勤部队”在行动，那些曾经的军人，有的把脱下军装后创业的收入如数捐给疫区，有的筹集资金一批一批地购买口罩、防护服、消毒器材，有的冒着危险为前线运送亟须物品……在大疫当前的危难时刻，我们见到了冲在危险最前线的又一道美丽的风景。只是因为，我的战友，记住了自己永远是战士！哪里有困难就有他们；哪里需要冲锋陷阵，就会看见他们的身影；哪里需要流血牺牲，就会有他们在前赴后继。



□ 顾伯冲

让庸常的日子过出诗意来

庚子初春，猝不及防的新冠肺炎疫情使许多人不得不隔离在家。今天早晨驾车上班，听交通台报道，自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已有20多亿人隔离待在家里。由此，我在冥思遐想，这么多人在这非常时期如果都能艺术、充实地“宅”起来，那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啊？！这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发现生活中的美，让平平淡淡的庸常日子过出诗意来。

(一)

诗意，原意是写诗人用的一种艺术方式，对于现实或想象的描述与自我感受的表达，简单地说，就是诗的意境。德国19世纪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写过一首诗，名为《人，诗意地栖居》，后经海德格尔的哲学阐发，“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成为几乎所有人的共同向往。不过，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以诗意滋润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先人一开始就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世界，尽管那时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但在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生中，萌发了对诗意生活的向往和价值信念的建构，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之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或描写。《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也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被誉为“世界上最迷人的语言和文字”。其中有许多在美好中体味生活、在诗意中感受生活、在生活中寻找画意的场景，不仅文字优美，而且很有情趣。比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至今阅读这一穿越时空的经典，尚能唤醒沉睡的诗性和情感。诗意的生活是一种感觉，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内心期盼，也是一种将现实生活中琐碎的情感升华为美好情感的全过程。诗振奋人，人

振兴诗，好的诗歌可以产生鼓舞人心、凝聚人心的作用。(二)时间是一条无始无终的河流。从时空的概念上讲，每一天只是又一天的开始，年轮更替的瞬间表明的只是一种物理时间的转换。我们怎么转圈，永远逃不出那个时钟的表盘。一觉醒来，看花儿开了，又谢了；看燕子来了，又走了；看天晴了，又阴了。生活在继续，我们爬在秒针上，一刻不曾停过。于是，人类给时间赋予了许多寓意，使日子蒙上了很多人文的色彩。每个人都有其精彩的生命瞬间，而有的精彩瞬间会长时间地照亮人生的长河，但站在塔尖上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慢慢地沉静了之后，发现平凡才是人生的底蕴，才是大多数人的

人生轨迹。人生不可能永远精彩，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平淡的。如何在平淡、庸常的日子里活出精彩、活出艺术、活出生意，不仅影响着自己的生命质量，而且影响着身边的人文环境。有时候，环境缺乏诗意恰恰源于我们的内心缺乏诗意。心是人生最大的战场。心怎么样，人就怎么样。记得35年前，我在驻闽南的一个部队从事新闻工作。一个夏日的中午，政治部副主任突然把我叫去的，要我立即去20公里开外的一个团里执行采访任务。那时，两地之间的公共汽车每天只有一个班次，单位又无车可派，只能迈开双脚蹬自行车了。闽南的盛夏，火辣辣的太阳毫不留情地烤在大地上，地面上仿佛被蒸笼罩着，风儿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让人透不过气来。说实话，当时真想把这活推了，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啊！当我很不情愿地蹬车出发时，脑子里不知咋的来了一个逆向思维：何不把此行当作一次闽南乡村采风

呢？有了这个想法，顿觉得脚下生风，一路尽是风光。那些红墙古厝群落、巧夺天工的石雕，还有路边如火如荼的三角梅，一棵棵昂立的巨大的古榕树，因为那次实地亲近，原本一个个抽象单调的地名或植物变得具体而生动，有了色彩，声音和气息。沿途乡村路口石牌坊上的一行诗句便是一条通道，让我穿越时光的漫漫长廊，得以进入彼时的天地与时空、道路和庭院，欣赏四时风光、八方习俗。有时候，只要用心，日子是诗的种子。

(三)

也许有人会这么说，自己也想过得尽量诗意些，生命的空间尽量多美化些，但繁重的生活压力、并不如意的工作环境，怎么能“风雅”得起来？还有的说，自己没有多少“艺术细胞”，怎么过也看不到生活中有什么“诗情画意”。其实，诗意生活就在细碎繁杂的生活中，就在你的一笑一念中，而并不与诗歌绝对地画等号，有时候它是很简单的日子。就像雨天，清茶与书籍是绝配。伴着雨声，静静地品读唐诗宋词，那该多美妙啊，仿佛在那一刻明白了何为超凡脱俗。诗意，生活中随处可见，也随时可以营造，关键在于要有发现诗意的眼光。有自己兴趣的人，才会生活的有趣，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有意思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发现诗意是一种艺术思维能力，也是生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怎样才能具备这种能力呢？首要的是不能用世俗眼光看待任何事物，不要以眼前的有用和无用作为评价事物的标准。只有超越俗世的功利心，才能感悟到人心大世界，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进入生命逍遥之境。否则，就会不知不觉地把生活中的美好抵押进去。要真正做到理智上

求真，意志上向善，情感上爱美，三者融为一体，从不同角度以一颗高贵心灵追求精神生活。发现生活里的美，特别是发现庸常生活里的美，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善于学习是提高发现能力的不二法门，自觉学艺术、学经典、学哲学、学历史，具备思想的一双眼睛，一只

是历史之眼，一只

是新闻之眼，一只

盯着永恒，一只

盯着现在，从而从平凡平淡的现象中看到美好，从枯燥的生活中发现诗意、从繁重的工作中体会快乐、从自然景观中感受和谐，不断增强生活的艺术性、幸福感，真正让心静下来。歌德的诗篇、莎士比亚的戏剧、曹雪芹的《红楼梦》、贝多芬的交响乐、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与雕塑，哪一个不是宁静心态下纯净的艺术追求？哪一部不是灵感升天与天才悟性完美契合的绝世之作？

俗话说得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诗意的生活也是如此，没有固定的模式，适合你“胃口”的就是最“诗意”的。心有彼岸心有所属，一路跌跌撞撞快乐向前，才是诗意生活的本来面目。屈原在时代的浊流中高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陶渊明躬耕山野、食不果腹，仍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苏东坡屡被贬斥亦能“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李白长期不被重用，游荡天涯仍发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柳永穷困潦倒还自嘲“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个宇宙，在这个宇宙里，感受到了灵魂的干净与尊严，感受到了生活的甘美与静好，那就是你的诗意。



情丝缕缕煮鸡蛋

□ 董大伟

鸡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食物，其做法也是丰富多样，有炒鸡蛋、蒸鸡蛋、煎鸡蛋、煮鸡蛋、腌鸡蛋、冲鸡蛋等等。其中，煮鸡蛋未必是最美味的，但最让我情有独钟。我出生在山西西南部的一个小山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村的日子并不富裕。上小学后，因为我们村小学不属于镇一级的中心小学，每年都要赶往镇里或者外村的中心小学，分别参加期中、期末两次考试。每次考试出发前，妈妈都会早早起床，用老式的大铝壶为我煮上几个鸡蛋，外带一些馒头、麻花等干粮，再加上一个灌满热水的塑料水壶，一股脑儿装进我的花布书包里，充当一天的伙食。拾掇完毕，村里几个小伙伴便相约结伴，骑行几公里的路程赶赴考场。休考间隙，小伙伴们掏出的食物大同小异，几乎都是馒头、麻花，就着喷香的煮鸡蛋，还不忘相互调侃“吃一根麻花，两个煮鸡蛋，才能考得100分”。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去镇上参加考试，妈妈一回又一回为我早起煮鸡蛋，小伙伴们一遍又一遍拿麻花和煮鸡蛋开涮……尽管不一定每次都能如意。这样的场景持续了很多年，伴我度过小学、初中，直到我上高中。我的高中是在外县就读的，从我们县城到这所高中大约有60公里的距离，对当时只有14岁的我，路途算是比较遥远的了，乘坐县际大巴大约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乘坐火车也要花费45分钟左右。为了方便上课，也为了节约花销，我高中三年便一直寄宿在学校，一个月甚至两个月才回一次家。按照这个距离和回家频率，每次出发上学，与其说是去学校，莫不如说是一次旅行。“几行千里母担忧”，每次从家里出发前，妈妈都会为我准备好一些煮鸡蛋在路上吃。我也总是欣然仔细地揣好这些鸡蛋，生怕被挤瘪压碎。三年里，不论是在人头攒动的火车中，还是颠簸摇晃的大巴上，从老家通往学校的这趟旅途，总有煮鸡蛋让我果腹、给我能量。就这样，煮鸡蛋伴我走过人生中最难忘的少年时光。现在每每回想，老家厨房里灶火的微光、老铝壶嘴里冲天的热气、拂晓时刻妈妈忙碌的身影、咀嚼蛋黄时满心的欢喜……仿佛就在昨日，在脑海中长期难以擦拭。一个小小的煮鸡蛋，不光储存着食物的能量，也浓缩了时光的精华，更饱含着母亲对孩子的疼爱和牵挂。上大学后，我一直在离家更远的城市求学、工作，每年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享受妈妈煮鸡蛋美味的机会也就屈指可数了。也许是多年的习惯使然，每次外出都会像妈妈一样，为自己准备好一些煮鸡蛋，不论是调研学习、社会实践还是异地旅行。现如今，我已在外地成家立业，生活条件

也比小时候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煮鸡蛋依然雄踞我最心仪的美食之列。每天早餐吃一个煮鸡蛋已经成为我的标配，它能带给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即便在其他用餐时间看到煮鸡蛋，我的心底也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喜悦、满足。甚至在我跟爱人、孩子一起外出旅行的时候，不论事先已经准备好多少美味可口的零食，我都会早早地为家人准备好煮鸡蛋。这几年，老家到北京的高铁、动车也开通了好几趟，我们与爸妈每年团聚的机会便多了许多。没有改变的是，每次爸妈坐火车来看望我们，还是会随身带着一些煮鸡蛋。记得前几年爸妈第一次来我们家，爱人看到他们包里整齐地裹着七八个煮鸡蛋，很是意外和惊讶，便问其中的缘由。我望着爸妈会心一笑，没解释太多，只告诉爱人，煮鸡蛋就是爸妈的“零食”，路上饿了吃。她笑着点了点头，看似是明白了，但我深知她目前还无法体会到煮鸡蛋和我们之间的情愫。今天老百姓的光景越来越好了，煮鸡蛋早已不是当年我们眼中的“香饽饽”，但是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它，也离不开它的陪伴。细细品来，自己钟爱煮鸡蛋，早已不是为了充饥果腹，更多的是一种乡愁的寄托，一份对故土的依恋、对家人的思念。

